

父性

LUIGI ZOJA

张敏 王锦霞 米卫文 译

申荷永

李孟潮

作序推荐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父性

LUIGI ZOJA The Father
Historical,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意】鲁格·肇嘉 著

张敏 王锦霞 米卫文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父性 / [意] 鲁格·肇嘉 (Luigi Zoja) 著; 张敏, 王锦霞, 米卫文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5. 6

书名原文: The Father: Historical,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ISBN 978-7-5100-9491-0

I. ①父… II. ①肇…②张… III. ①心理学—社科 IV. ①B844.6②C913.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53851号

THE FATHER: HISTORICAL,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by LUIGI ZOJA.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2000, by Luigi Zoj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父 性

著 者: [意] 鲁格·肇嘉 (Luigi Zoja)

译 者: 张 敏 王锦霞 米卫文

责任编辑: 曹 文

出 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发 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37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010-64077922)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45千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版权登记: 图字01-2014-1377

ISBN 978-7-5100-9491-0

定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致 谢

感谢Andrea Camperio Ciani在动物学方面的考证；感谢Nini Buccheri和Grazia Ciani在经典古代问题上的协助；感谢Patricai Michan 提供的关于墨西哥的信息，感谢Hechmi Dhaoui在关于阿拉伯国家的信息方面的指导；感谢Giovanna Carlo, Franco Livorsi, Giuditta Lo Russo, Stanislao Nievo和Luisa Passerini在本书写作的各个阶段阅读书稿；感谢Maria Tresoldi在编辑方面的协助和插图方面的组织。也特别感谢诸多所说母语和我不同，但仍能阅读意大利语原文书稿以使本书避免过于褊狭的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对其他国家的文化进行了整理：Carole Beebe 和Henry Martin（美国），Christian Gaillard（法国与瑞士），Roberto Gambini（巴西），Manfred Kuder（德国），Martin Mumelter（奥地利）。最后，我还要感谢伊娃·帕蒂斯（Eva Pattis，作者的妻子），她不仅为我对于“父亲”的研究贡献了力量，而且也为我生活中扮演好父亲这一角色做出了贡献。

以下的版权所有者已经善意许可在本书中使用其艺术作品：

Museo di Brera, 米兰

Soprintendenza per I beni artistici e storici (文化部长), 罗马

Bildarchiv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柏林

Chiesa di San Donato, 热那亚

Reunion des Musees Nationaux (Louver), 巴黎

The Imperial War Museum, 伦敦

Carl Hanser Verlag, 慕尼黑

Olympia Publifoto, 米兰与罗马

Wallraf-Richartz Museum, Koln, 德国

VG Bild-Kunst, 波恩

Petit Format, 巴黎

Urban & Fischer Verlag, 慕尼黑

Jan Saudek, 布拉格

中文版推荐序一

反思父性：父亲与父性的意义

受鲁格·肇嘉博士之托，我为《父性》一书撰写中文版序言。我与作者相识多年，渐成好友。最初相见时，其幽默的性格和富有智慧的气质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也欣赏其心理分析师的专业素养，尤其是其对社会文化的分析与阐释。他曾任国际分析心理学会（IAAP）主席，除《父性》之外还撰写过多部影响深远的著作。

这是一个似乎不成为问题的问题，难道做父亲还要学习吗？难道不是我们有了孩子就成了“父亲”了吗？难道“父亲”所表现的不就是“父性”吗？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都在鲁格·肇嘉的阐释下凸现出特殊而重要的心理、社会和文化意义。

是的，做父亲是需要学习的，即使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父亲”，就能够承担父亲的责任和呈现父亲与父性的意义。

作为专业的心理分析师，鲁格·肇嘉从精神分析本身开始对父亲与父性

的意义进行阐释。他在该书“导言”中首先分析了弗洛伊德与他的父亲，以及父亲对弗洛伊德及其整个精神分析的影响。

那本来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雅各布·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父亲）给儿子讲述了自己的一次经历。因为是犹太人，他被人从人行道上赶了下来，帽子也被打掉在地上……鲁格·肇嘉总结说，如果没有这样一段插曲，精神分析或许会以其他不同的方式发展。实际上，厄内斯特·琼斯——弗洛伊德的学生及其法定传记作者，也曾肯定地认为，这次经历似乎是一件小事，但正是这件小事，在弗洛伊德的性格形成过程中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鲁格·肇嘉在其“导言”的开始，也引用了诺依曼的观点：

“弗洛伊德揭示的普遍原理——其无意识的犹太人反宗教倾向是这一发现的部分根源——是西方人在父亲意象（父权制）上的心理意义……弗洛伊德对犹太教父亲原型的英雄式抗争……既不是弗洛伊德个人的事情，也不单是犹太人的问题。西方文化（宗教信仰、社会和伦理道德）主要被这种父亲意象构造，而个体的心理结构正被这种文化部分地伤害着。”（E. Neumann, *Freud und das Vaterbild*, 1956）

于是，弗洛伊德所喜欢的那段出自《埃涅伊德》的诗句是这样说的：“假如我不能让天堂之神屈服，我会使地狱之神感动。”这一诗句也被用来注解弗洛伊德的父亲情结。

弗洛伊德的父亲情结包含童年对父亲的失望，那么，我们的孩子都对父亲有怎样的期望与期待呢？若是我们不曾想过，或难以获得自己的答案，那么可以参考鲁格·肇嘉的阐述：我们的孩子不仅期望父亲表达安慰、关爱和正直，而且希望父亲是强大的、有能力的、成功的。

在人类进化的历史上，与父亲相关的角色需要去捕猎养家，需要拼搏护家，或不惜以战争来维护各自的家族与国家利益。于是，历史画面中的父

亲，比如在荷马史诗中，总是身着盔甲，即使在拥抱自己孩子的时候。鲁格·肇嘉也捕捉到了这一典型的意象，称之为“冷漠的拥抱”，并由此阐发了“父亲的悖论”：“我们因此在父亲的内心发现了一种无法坦承的不安全感和一种矛盾的情绪。这是一种外部矛盾的相应反应——他的孩子所怀有的矛盾期待。”

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内心深处对父亲的期待得不到满足是痛苦的，甚至会产生分裂和精神症状。鲁格·肇嘉是专业的心理分析师，他在书中也呈现了有关的临床案例。也就是说，父亲在关爱与抚养孩子的同时，也可能给孩子造成心理上的缺陷，尤其是那些根本不理解父亲与父性的意义，又不能满足孩子内在期待的父亲。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心理分析的基本原则，我们在谈论“父亲”或“父性”的时候，尽管与现实中的父亲息息相关，却已经超越了具体的父亲本身，而是进入了父亲意象的范畴。因而，我们所寻找的，也并非仅仅是个体的父亲，而是父亲的意象、父亲的意义。若是我们根本就不理解父亲的真正含义，那么，我们也就无法满足我们孩子的期待，尤其是内在心理上的期待。

于是，理解父亲的意义是一种追寻。鲁格·肇嘉是这样做的。他在书中所呈现的是关于父亲的历史、心理和文化的视野。

从这广泛而具有深度的视野中，我们可以看到，“父亲”在蛮荒的原野上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中形成，也在历史的进程中消退。他曾走近我们，把年幼的孩子高高地举向空中；他也离我们远去，不管是为了战争还是为了工作，几乎就要消失于我们的视野，甚至成为逐渐模糊的面孔和记忆。

父性的缺失是家庭的不幸，是妻子的忧愁，是孩子的悲伤，也是社会的抑郁。设想一下，若是我们的文化缺少阳刚之气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情景。于是，意识到了这一缺失就要去寻找。但是，鲁格·肇嘉同时也提出更深一层的命题：比父亲的缺失更为严峻的，那就是对父亲追寻的缺失。这也应和了

一句中国的谚语：心则不竞，何惮于病。在这种双重意义上，读《父性》一书能够听到那发人深省的警世钟声。

我的学生张敏等将《父性》译为中文，如今她已是具有国际资质的心理分析师。这同样是一个努力而富有创意的工作，而这工作本身和工作过程也得到了原书作者鲁格·肇嘉的高度评价。

多年前，广东东方心理分析研究院组织过几次有关“父亲意象心理分析”的研讨会，鲁格·肇嘉都来参加；2006年，正值意大利与中国友好年，意大利驻北京大使馆也特意邀请了鲁格·肇嘉、张敏和我，做有关“父亲的现代意义”的国际论坛。鲁格·肇嘉曾几次生动讲述《父性》的研究和创作经过，每一次都是张敏为他做同声翻译。记得我也曾对鲁格·肇嘉的《父性》表达过这样的感受：作为“男人”，总是要外出“打猎”或“工作”的，甚至不惜走得很远……但是作为“父亲”，要想着回家，还要记得回家的路，还要克服回家途中的困难……这其中所包含的，是情感、是认知、是意志，同时还有信心和责任……《父性》一书是关于父亲的心理学，也是一部关于父亲的当代启示录。

申荷永

国际分析心理学会（IAAP）心理分析师

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ISST）心理治疗师

IAAP暨ISST中国发展组织负责人

于洗心岛

中文版推荐序二

父亲的功能与悖论

作者按：

本文最早的一个版本叫作《当现代化进程了父亲的礼物》，字数较多，发表于“心理学空间”网站，后来缩水一半的版本发表于《心理》月刊杂志，之后又被截取为更短的版本，取名“父亲的五大功能”在微博、微信传播。

这次改写，让它成为《父性》一书的新版推荐序，很是高兴，与此同时，也传来《心理》月刊杂志停刊的消息，不免有些惋惜，人生总是这样，有苦有甜，有喜有悲，成为父亲，也是一样。

男人婚外性，被抓，他说——

“没办法，因为我是男人，男人都是这样的。”

女人反驳，最有力的理由是——

“可是，你还是一个父亲！”

哑口无言。

在电视剧《扪心问诊》中，心理医生的妻子，面对老公爱欲失控，发出一句，更绝妙的、更有心理学头脑的怒吼——

“难道你就像洞穴人一样，听凭下半身的指挥吗？”

这句呐喊，在呼唤男同胞们进化，战胜本能对人之控制，认同文明社会之一夫一妻制。

这一切的前提，都在于男人们认同“父亲”这个身份。

* * *

让我们首先，澄清一下“雄性”“男人”和“父亲”这三个身份。

“没办法，因为我是男人，男人都是这样的。”——这句话中的“男人”，实际上是指“雄性”，更准确、更科学的说法是——

“据研究，大部分雄性哺乳动物都会在发情期寻找尽可能多的异性交配，而人类是哺乳动物中唯一四季发情的一种，鄙人身为人类一员，自然也会遵循这大自然的规律处处留精了。”

这就是“雄性”。

雄性不是一个身份认同，它是一种生理实在，一种解剖学分类。

雄性本能之一，就是在发情期抓住一切机会，让自己的DNA遗传下去。

一般来说，我们不会谴责一只武夷山的猴王，在发情期到处寻找母猴交配。因为我们可以理解它、共情它、通心它，这是它的猴性所决定的嘛。

王熙凤受不了老公和鲍二家的乱搞，找贾母哭诉，贾母就用“哪有猫儿不吃腥”的老百姓进化心理学理论劝慰——

贾母笑道：“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哪里保得住不这么着。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都是我的不是，他多吃了两口酒，又吃起醋来。”（《红楼梦·第四十四回》）

当场的女人们都笑了起来，这种欢笑的代价就是贾琏被开除“父亲”的资格，也不被看成一个纯爷们、大男人，而只是一个馋嘴猫儿、一个小

孩子。

什么是“男人”呢？

“男人”已经是社会化的产物，是一种身份认同。

“男人”的本质是不存在的，是空，就像“女人”不具备本质，“女人”并不存在的一样。

“男人”这个符号的意义，必须是在和“女人”相比较、有差异中产生。

“男人”之特质，必和“女人”之特质有差异、有对立。

“张飞”属于“男人”，所以不会涂脂抹粉；“貂蝉”属于“女人”，所以不会大碗喝酒。

当我们描述一些男人是“纯爷们”“真男人”，是“男子汉”“大丈夫”“男人中的男人”之时，必然也暗含着另外一些男人是“娘娘腔”“女里女气”“不像个男人”。

可见，“雄性的”不等于“男性的”。

一个生下来是雄性的人，必须经过努力，符合社会对“男人”的定义，最后才能成为一个“男人”。

“雄性”的特征是最稳定的，“男人”次之。而“父亲”，大概是稳定性最差的身份认同了。

比如，一千年前对“男人”的定义在今天仍然沿用，如勇敢、坚强等，但是对“父亲”的定义却可能是“五十年河东，五十年河西”。

就在数十年前，“严父”曾经是很长时期理想父亲的标准，而殴打孩子是“严父”的功能之一。而今天，这样一个父亲会被定义为“虐待儿童”的。

鲁迅当年，曾思考过，我们如何做父亲？这个问题居然被提出来思考，也说明中国在“父亲”的生产上遇到了危机。

心理分析师鲁格·肇嘉的《父性》这本书，更是指出，欧洲文明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就是要解决父亲的危机。从他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文明史就是建立在“父亲的制度”之上的，甚至美国的兴起也和新教背景下的父权制有关。

肇嘉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一个坚强的父亲支持的中产阶级，迄今就没有哪个国家或民族完全进入了现代社会。”

他比较了何以同在风水好的美洲，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发展有天壤之别，其结论就是，美国有支持“父亲”这个身份认同重复生产的文化体制。

那些“能轻易融入美国社会并能出人头地的拉丁美洲人都是那些有坚强的父亲形象和坚实的家庭结构的人”。（鲁格·肇嘉，2006）

从这个观点类推，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如美国一样的辉煌，是不是也是因为“父亲”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呢？

按照这个理论，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从大了说，中华民族要腾飞，屹立世界民族之林，那就需要成千上万个“坚强的父亲”？从小了说，如果你期望移民到国外并混出个人样来，你最好找到一个坚强、坚实如《教父》中意大利黑帮那样的父亲系统来支撑你、支持你？

众所周知，美国又一次开始衰落了，可是美国衰而不落，落而又升在当代历史上已经成了一个规律。

个中原因貌似也和“父亲”是否得到支持有关。

近代美国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父亲缺席的危机，一次就是工业革命，另一次是二战。

据说，以前的美国就是欧洲的工厂，就像现在中国是世界的工厂一样。当年美国男人们要抛开家里老小，到工厂工作，结果就是大批美国留守儿童的出现，和今天的中国一样。这是第一波的“父亲的缺席”。

第二波“父亲的缺席”是二战、越战等一系列战争造成的，男人们奔赴战场了，有些就此永远地缺席了。

父亲缺席的直接后果就是家庭解体，美国的离婚率一直节节升高，一直到1990年代到了高峰。

家庭解体带来了一大堆社会动乱问题，大家最熟悉的当然是吸毒和暴力了。

吸毒、暴力的根源就在于一代代的男孩子们无法认同他们的父亲，这些“无父之子”长大后，对文化的最大影响就是如下两方面：

第一，他们创造了、支撑了、强化了消费主义文化，并且把这种文化传递给下一代。

第二，“父亲”在婚姻市场上严重断供。

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美国国民精神状态迟早会展现出中国人在鸦片战争时期的那个样子，他们离“北美病夫”这顶帽子不远了。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和许多民间团体一起开始致力要转变这个父亲危机，开始做了很多事情。

然后，眼看要落下去的美国又升了上来。

而这已经不是美国社会第一次挽救父亲危机，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曾经有一阵子，妇女和儿童是可以工作的。妈妈和孩子赚钱比父亲多很多，更加加剧了父亲缺席的危机。

结果是一系列法律和道德手段保证了父亲认同的传递，然后就开始了美国衰而不落、落而又升的循环。

最近一轮美国支持父亲的大手笔是2006年，美国政府出台法律，每年要用1.5亿美元专门用于支持“健康婚姻和负责的父亲”。其中5千万美元是专门用来促进、宣传“父亲”的功能和重要性。（Rosenberg & Wilcox, 2006）

所以，近年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从Discovery到好莱坞，“好爸爸”的形象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发展建构、破旧立新的过程中。

而这种“美国文化”是几乎没有人可以抵抗的，因为它抓到了社会建构的命门——“夫妻关系”和“父子关系”。就像中国曾经的儒家文化一样。

儒家文化之所以如今无法传扬，一个原因就是它学术化了，它变成了一种学术话语，而脱离了它本来的权力链条——父权—君权—神权。

从这一点来说，于丹也许比批判于丹不够学术的人，更接近儒家的本意，她把儒家道德话语权力的触角直接深入到家庭关系中，而不是在学术考据的无人沙漠上转圈圈。

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父亲”都是一个构建一种技巧、一种艺术一类的修行。

一个儒者，其修行的次第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通俗地说，如果你是一个儒者，只要在保证身心健康的基础上，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保证家庭稳定，也就是，做一个“好父亲”。

“父亲”是一种程序、也是符号认同系统最早的程序。这个程序从发明出来的那天就有不少bug，它们被称为“父亲的悖论”。

这个悖论是这样的——

“父亲”这个身份认同一般来说，包括了四个成分：供养、护佑、规训、传道、胜利。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做一个“父亲”，你最好做到：

第一，能赚钱养活太太和孩子，并陪伴他们；（供养功能）

第二，能保护太太和孩子免受天灾人祸的侵扰；（护佑功能）

第三，能够设定家庭规则维持家庭结构；（规训功能）

第四，传递给孩子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传道功能）

第五，你一定要比其他男人强大有力，至少也要比妈妈强大有力，也就是说，你要是个男人，你要很man。（胜利功能）

其中前三个的养育、保护、规训功能其实也是母亲的天职，所以，父亲的功能至少有75%是作为“辅助性妈妈”存在的。

这是为什么有些学者怀疑，父权制实际上是女人们发明的，因为它赋予

了女人“阴性的权力”。

女人的确把看起来风光的“父权”给了男人们，同时女人们也获得了“阴性的权力”，即不赚钱的权力、撒娇的权力、谴责男人们不负责任的权力。

当然，这种一边倒的观点大概也不符合事实，“父权制”至少也应该是男人们提议、女人们投票通过的。男人或女人任何一方没有办法发明一种文明制度，并且传承下来几千年。

“父亲”这五大功能在人类历史上，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增加和削减。

美国卫生部组织专家编写了一本手册，叫作《父亲在儿童健康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Fathers in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ldren*），这本手册提供了各种针对促进父亲功能的专业人员，如心理治疗师、社会工作者、学校老师、工作坊讲师等使用，其中开宗明义，明确定义了有效的“父亲功能”的七个方面：

第一，和孩子的母亲培育积极的关系；

第二，花时间陪孩子；

第三，养育孩子；

第四，恰当地规训孩子；

第五，引导孩子走向（家庭）以外的世界；

第六，保护和供养；

第七，成为一个孩子的模范。

这七点就包括了前面说的供养功能、护佑功能、规训功能，但是传道功能被弱化了，而“胜利功能”基本上被删除了。

和历史上的父亲功能比较起来，供养、护佑功能中，也不再是紧紧围绕着父子关系展开，而是强调了夫妻关系。

但是，意识形态上弱化的传道功能和胜利功能，可能恰恰是在无意识领域起到推动作用的。

先看传道功能，“传递给孩子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在传统意义上，父亲不应该仅仅给孩子们一堆钱。相反，仅仅给钱的父亲是没有给够，也没有给到孩子们需要的东西的。

比尔·盖茨如果给他的孩子们一人100亿，他的父亲功能最多是50分；但是，如果他给孩子们一人100万，把几百亿资产捐了，通过这个行为传递给孩子们这样的价值观：“生命的意义在于尽情发挥你的才能，然后尽力回馈社会”，那他的父亲功能就可能到了75分。

唐朝的禅宗居士庞蕴，便是以传递禅宗价值观给孩子而闻名。他有一首诗：“父子相守空山坐，无相如如寄有闲。世人见静元无静，看似闲时亦不闲。”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父亲和孩子在静静地坐禅中悟道而来的灵感。

在多元价值的社会，父亲很难传递一套价值观给孩子们，况且，很多父亲他们自己的父亲在“传道”这一块也是缺席的。

所以，一个父亲即便在其他功能上不缺席，在“传道”这个功能上也很容易缺席。

净空法师在《和谐拯救危机》中提倡，以“师道”为突破口，把中国社会全面建设为周朝那种传说中的理想社会。这就是对父亲之传道功能不足的一种反应。

但是传道功能，也是可以由母亲完成的。

如电影《阿甘正传》中，阿甘的父亲就是个典型的缺席父亲。智力低下加上单亲家庭，阿甘出问题那是预料之中的。

但是实际上，他几乎完美地完成了男人和父亲的所有功能。关键就在于他的母亲一直到临死都不忘对他传播基督耶稣的“道”——

“你要凭着神所给予的做到最好！”

阿甘的人生，就是凭着神所给予的那一点点资本，在各方面都做到了最好。

虽然传道功能的缺失很严重，但是它和供养、护佑、规训仍然是一致